

清

詩

話

卷一

卷二

卷三

貞一齋詩說

吳江李重華玉洲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論詩答問三則

詩有三要。曰發竅于音。徵色于象。運神于意。何謂音。曰詩本空中出音。卽莊生所云天籟是已。籟有大有細。總各有其自然之節。故作詩曰吟。曰哦。貴在叩寂寞而求之也。求之果得。則此中或悲或喜。或激或平。一隨其音以出焉。如洞簫長笛。各有竅。一一按律調之。其淒鏘要眇。莫不感人之深。今不悟其音。而惟吾所爲。猶斷竹而妄吹之也。如是以爲文字。且不可。奚當于詩。何謂象與意。曰物有聲。卽有色。象者。摹色以稱音也。如舞曲者。動容而歌。則意愜悉。關飛動。無論興比與賦。皆有恍然心目者。故詩家寫景。是大半工夫。今讀古人詩。望而知爲誰氏作。象固然矣。斯不獨徵聲。又當選色也。意之運神。難以言傳。其能者。常在有意無意閒。何者。詩緣情而生。而不欲直致其情。其蘊含祇在言中。其妙會

更在言外。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善寫意者，意動而其神躍然欲來，意盡而其神渺然無際。此默而成之，存乎其人矣。曰：是三者孰爲先？曰：意立而象與音隨之。余所以先論音，緣人不知韻語由來，則綴輯牽合，舉謂之詩，卽千古自然之節胥泯焉。若悟其空中之音，則取象命意，自可由淺入深，故指示初學，音特居首也。

詩有五長：曰以神運者一，以氣運者二，以巧運者三，以詞運者四，以事運者五。曰神與氣互相爲用，曷以離而二之也？曰詩品云：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夫神妙物于不知，氣入物于無閒，固各有當也。詩之宗莫若李杜。杜生氣遠出，而總以神行其閒。李神彩飛動，而皆以浩氣舉之。是兩人得之于天，各擅其長矣。惟夫杜之妙，神行而氣亦行；李之妙，氣到而神亦到。此其所以未易優劣爾。若歷代名家，或凝神以發英，或振氣以舒秀，尤了然可指者。詩之尤貴神也，惟其意在言外也。若氣則凡爲文無不貴之，豈獨詩然乎哉？我之微分其等者此也。曰孔子謂詩可以言，是能言莫若詩，巧何列于三也？曰孔子所謂能言，盡乎詩之道矣。凡詩

無拙言之者也。吾所謂巧爲好奇立異言之。非古人所謂巧也。好奇而不詭于正。立異而不入于邪。是亦用意以自樹者。若東野長吉義山是也。今或尙巧而流于誕。則失之矣。此六義所不入也。曰絕妙好詞。古人尙焉。詞何以居四。曰詞之妙。神氣備而詞從之也。若神氣索而翦詞求工。特貌似而實非其真。故古人命意以遣詞。非因詞以造意也。吾不謂詞工者。顧失之。恐人徒取乎詞焉爾。曰沈博絕麗。揚雄所善。况律體非隸事。無以措詞。事果居末與。曰詩三百篇。其故實或未盡知之。然卽元公吉甫所作。奧博雅馴。或取材典墳邱索有之耳。後世駢體興而律作焉。不隸事無以供駢偶之資。揆諸六義中。歸于此焉。斯得矣。而此固不止隸事也。况詩道與居多。而賦兼之。何居其專以隸事比也。倘隸事無當于此。毋乃并其義失之邪。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而胥有萬卷。徒欲助我神與氣耳。其隸事不隸事。詩人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夫乃謂之眞詩。若有心自眩其多。安得不居末乘哉。曰詩以風骨爲要。何以不論。曰風含于神。骨備于氣。知神氣卽風骨在其中。况吾所言。古人未及

言之也。若風骨言之數數矣。

風騷而後古詩嗣興。自漢氏迄六朝。選體果正宗與。曰尼父刪詩。錄國風二雅三頌。其體井然別矣。三體各具興比賦。其旨瞭然備矣。今觀漢氏詩。若十九首。蘇李贈答諸什。風之遺也。若班掾東京五篇。及平子四愁章。孟諷諫等作。雅之亞也。其郊祀天馬房中等章。頌之流也。凡皆真意流露。氣厚詞樸。使尼父刪正。各取其體無疑矣。魏以後。若曹劉左陸阮陶顏謝諸公。各競所長。要三體尙有合者。何者。風骨適逸。自具情性。尼父諒猶取焉。今文選不衷六義。而因事分類裁別。固已陋矣。又樂府郊廟。不取漢取宋。子建樂府最優。而佳者顧闕之。淵明高古特出。取其近于謝者。漢五言詩之權輿。反列卷末。其他繁靡既多。遺逸不少。謬戾未可殫述。以備文翰一斑可耳。奚以言正宗邪。曰。或言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律詩。且近體莫盛于唐。而論者有初盛中晚之分。宋元以來。並有作者。而尊唐者劣。宋祖宋者祧唐。其折衷可得聞與。曰。漢魏以來。未知律。自然流出。所謂空中天籟是已。陳隋欲爲律。而未悟其法。非古非

律詞多淫哇不足效也。自唐沈宋創律其法漸精。又別作古詩是有意爲之。不使稍涉于律。卽古近迥然一途。猶度曲者。南北兩調矣。究之朝華夕秀。善之者自詣其極。何嘗無五古邪。且七言成于鮑照。而李杜才力廓而大之。終爲正宗。厥後韓愈蘇軾稍變之。然論七古無逾此四家者矣。初盛中晚。特評者約略之詞。以觀風氣大概可耳。未足定才力高下。猶唐宋時代之異。未可一概優劣也。何則。唐以聲律取士。宜其工者固多于宋。然公道論之。唐之中拙者什四三。宋之中工者亦什四三。原不可時代限矣。金元詩法。宗唐者衆。而氣力總弱。亦風會使然。明之能詩者。孰不追唐。然得其貌似頗多。取其精華特鮮。蓋唐法不傳久矣。要而論之。非漢氏無以學古。非唐代無以學律。人知之也。豈知天地真才所發。日出日新。欲自爲一家。非直如此而已。必卓然爲本朝誰氏之詩。必昭然爲若人某時某地之詩。使人望其氣色。聆其音響。知非他人可僞託者。此爲躋其蔽。入其奧耳。曰作詩先從五古入。信與。曰由古生律。未聞律變爲古也。由三四言得五言。由五言得七言。未聞七變爲五也。

今不探其原。但事其流。材力何以深厚。凡唐人之有律無古者。淺深可具見也。曰讀三百楚詞及漢魏詩。未盡其妙。何也。曰如食味然。須由薄以得厚焉。試取唐賢古詩熟復之。逆觀于魏晉。有餘味矣。又逆至漢代。覺其味浸厚。如是再誦楚詞三百篇。將有踴躍舞蹈。歎其彌旨者。覺後人一字句未許道也。準此可以得讀詩之法矣。

詩談雜錄

余舊有論詩三則。質諸歸愚子。謂其允協。此數十條。又平時汎言所及。茲復記憶存錄。以俟知者取裁。

凡古詩有一定音節。先要分別出體製高下來。

五古自漢魏至晉宋。俱可學。齊梁以下。不必學。唐代五古。則自陳伯玉張曲江至韋柳。俱可學。自後亦不必學。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五古從選體入手。不致雜村野氣。以有規矩準繩。且漢魏以來。源流具在也。

七古自晉世樂府以後。成于鮑參軍。盛于李杜。暢于韓蘇。凡此俱屬正

鋒唐初王楊盧駱體爲元白所宗可開一爲之不得專意取法恐落卑靡一派何仲默明月篇序未可奉爲確論李長吉從楚詞發源天才獨出後人何得效顰如溫李七古步步規撫長吉其弊俱失之俗與元白得失正相等緣未折衷于六義故也至初學入手求其筆勢穩稱則王摩詰高達夫二家乃正善學唐初者少陵如洗兵馬古柏行亦然但更加雄渾耳

五言律杜老固屬聖境而王孟確是正鋒向後諸名家竭盡心力不能外此三家前此則陳子昂李太白亦佳餘俱旁門小竅爾

七言律古今所尙李滄溟專取王摩詰李東川宗其說豈能窮極變態余謂七律法至于子美而備筆力亦至子美而極後此如楊巨源劉夢得甚有工夫義山學杜最佳法亦至細善學人可借作梯級末後陸魯望自出變態覺蒼翠逼人至宋代獨蘇子瞻雄邁絕倫次韻過多去其濫觴可耳

五言絕發源子夜歌別無謬巧取其天然二十字如彈丸脫手爲妙李

白王維崔國輔各擅其勝。工者俱脗合乎此。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絕至境。須要詩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齡後。當以劉夢得爲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黃山谷專學此種。遂獨成一家。此正得杜之一體。西江人取配杜老。亦僻見也。

五言排律。至杜集觀止。若多至百韻。杜老止存一首。末亦未免鋪綴完局。緣險韻留剩後幅故也。白香山窺破此法。將險韻參錯前後。略無痕跡。遂得綽有餘裕。故百韻敘事。當以香山爲法。但此亦不必多作。恐涉誇多鬪靡之習。

七言排律。唐人斷不多作。杜集止三四首。緣七字詩得四韻。于律法更無遺憾。增至幾十韻。勢須流走和軟。方成片段。似此最易流入唱本腔調。縱復精工。有乖風雅。杜老云。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足知七字長篇。專尙沈雄排宕。所以古人見長。都在古調。若律體非不能。

工不屑爲耳。

十九首中二漢都有。乃後人類聚者。蘇李贈答。或亦漢代擬作。觀俯觀江漢等句。兩人離別。何由到此。

魏詩以陳思作主。餘子輔之。五言自漢迄魏。得思王始稱大成。

西晉詩當以阮籍作主。潘左輩輔之。若陶公高骨。不可以時代論。卽照時代序列。斷屬東晉。今人以陶謝並稱。俯列宋代。不得以知言目之。

宋以後只當以老謝作主。其餘若江鮑。若何范。若小謝。皆其羽翼。觀昭明選錄體裁。便自如此。

唐初人當以陳伯玉張子壽爲最。開元大家。人知爲李杜王孟。而王龍標之幽。常盱眙之雋。亦詣極能事。高岑雖正。苦心未之。或逮也。大曆名手。錢不如劉。元和長慶以後。孟不如韓。元不如白。溫不如李。皮不如陸。至昌谷七言。須另置一格存之。自有韻語。此種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也。

趙宋詩家。歐梅始變西崑舊習。然亦未詣其盛。至坡公始以其才涵蓋

今古觀其命意。殆欲兼擅李杜韓白之長。各體中七古尤闊視橫行。雄邁無敵。此亦不可時代限者。黃山谷雖同時並稱。才調迥不相及。至謂西江詩祖。追配杜陵者。妄也。南宋陸放翁。堪與香山踵武。益開淺直路徑。其才氣固自沛乎有餘。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較放翁。則更滑薄少味。同時求偶對。惟紫陽朱子可以當之。蓋紫陽雅正明潔。斷推南宋一大家。故知范陸並稱。猶之溫李元白優劣自較然也。

金元詩體略同。最著者爲元遺山虞伯生。薩天錫趙子昂諸家。遺山自是傑出。其祖述子美。未及蘇長公者。尙巧處略多故也。要之宋人惟無意學唐。故法疏而天趣閒出。金元人專意學唐。故有法而氣體反弱。後先升降。豈風會使然與。

明代作者。當以國初爲勝。劉青田不以詩人自命。由其本領雄傑。故才氣軼羣。當爲一代之冠。高青邱骨性秀出。最近唐風。惜其中路摧折。未入于室。此兩家地位不同。詩筆不妨並舉。前後七子中。余止取李崕峒何仲默二家。外則楊升庵天才亦屬清麗。總之明人弊病。喜學唐人狀。

貌苟能遺形得神便足垂世今人宗仰濟南而時得優孟之誚者正爲此也

文選所錄四言多膚廓板滯之作此是昭明淺見處索性不錄可也余嘗謂三百篇後不應輕擬四言必欲擬者陶公庶得近之屈宋楚詞而後不應輕擬騷體必欲擬者曹植庶得近之

樂府體裁歷代不同唐以前每借舊題發揮己意太白亦復如是其短長篇什各自成調原非一定音節杜老知其然乃竟自矧名目更不借徑前人如洗兵馬新婚別等皆是也其合律與否無從得知取其筆力過人可矣白傅秦中吟等篇立意與杜無異但古稱元白詩都入樂章者不係此種蓋唐時入樂專用七言絕句詩家亦往往由此得名

樂府題有吟有歌有行有詞有謠有引有曲分類既多其餘就事命題如巫山高折楊柳者不可枚舉總之不離歌謠體製遂得指名樂府余謂今人作詩何必另列樂府緣未曾譜入樂章縱有歌吟等篇第指作五言七言長短雜言可矣

人學漢樂府。喜作詭怪不可解之詞。不知此種係樂人汎聲如此。魏世曹氏父子早已不曾摹仿。

樂府妃呼豸等句。正是尙書弔由靈之類。假如作古文雅意學之。豈不供人大噓。妃呼豸是摹寫風聲。

古人于古近諸體。各有所長。如太白七律至少。昌谷七律全無。其餘名集缺一二體者。不可勝數。此皆遺其所短。用其所長。得失舉在寸心中也。然有專攻律體。竟不見古詩者。如許渾方干一流。此則不應摹效。蓋止見古體。仍然無愧高手。若止存律調。卽古詩從未窺見。其爲薄殖無疑矣。

詩有數章聯合一篇者。如陳思贈白馬王顏延之秋胡詩等類是已。此皆大小雅體裁。一氣注成。不宜割裂。近見竟陵濟南選本。時復不見首尾。摘取一二。無論自形其短。兼亦詒誤後學。至如唐人律體。有每題數首。或一二十首者。各自成篇。似可分別採擇。然杜老諸將秋興等篇。亦統共合成。與古詩同揆。斷不得意爲去取。總之杜集中幾章聯絡。卽律

體亦與古無異耳。

七律章法。大歷諸公最純熟。然無能出杜老範圍。相其用筆。大概三四須跟一二五六須起七八。更有上半引入下半。頓然翻轉。有中四句次第相承。而首尾緊相照應。有上六句寫本題。而末後颺開作結。其法變化不拘。若止覓得中四好對聯。另行裝卻頭脚。斷無其事。

趙子昂論七律不可多用虛字。專爲句易軟弱。然亦看筆意若何。

阮亭選三昧集。謂五言有入禪妙境。七言則句法要健。不得以禪求之。余謂王摩詰七言。何嘗無入禪處。此係性所近耳。況五言至境。亦不得專以入禪爲妙。

拗體律詩。亦有古近之別。如杜老玉山草堂一派。黃山谷純用此體。竟是古體音節。但式樣仍是律耳。如義山二月一日等類。許丁卯最善此種。每首有一定章法。每句有一定字法。乃拗體中另自成律。不許凌亂下筆。余謂學詩與學書同揆。到得眞行草法規矩。一一精能。爾後任意下筆。縱使欹斜牽掣。粗服亂頭。各有神妙。若臨習尙未成家。妄意造爲

拙筆。未有不見笑大方。

唐人試帖。六韻爲率。皆兢兢守定繩尺。絕少排冪生動者。其八韻律賦亦然。可知古人應試。無不斂才就法。不如此。亦不能入彀。

次韻一道。唐代極盛時。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陸始因難見巧。然亦多勉強湊合處。宋則眉山最擅其能。至有七古長篇押至數十韻者。特以示才氣過人可耳。若李杜二公當此。縱才氣綽能爲之。亦不屑以百萬銳師置之無用之地。蓋次韻隨人起倒。其遣詞運意。終非一一自然。較平時自出機軸者。工拙正自判然也。近世胥中元未有詩。藉以藏拙。故離卻次韻。不復能爲倡和。

聯句。柏梁爲之造端。但柏梁各自成章。非必一一聯屬。至何范有作。始合成篇法。李杜閒亦有之。不過數韻止耳。韓孟二公。製爲大篇。誇示奇麗。余意韓孟固自敵手。似出兩人所爲。他如石鼎聯句。應是昌黎一人所構。向見吳中聯句長篇。俱竹垞老人製成。因而分屬諸子者。必欲衆人合作。斷不能章法渾成。首尾一線矣。

興之爲義是詩家大半得力處無端說一件鳥獸草木不明指天時而天時恍在其中不顯言地境而地境宛在其中且不實說人事而人事已隱約流露其中故有興而詩之神理全具也

比不但物理凡引一古人用一故事俱是比故比在律體尤得力賦爲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尙是淺解須知化工妙處全在隨物賦形故自屈宋以來體物作文名之曰賦卽隨物賦形之義也相如論作賦之法是何等能事

太白謂大雅久不作則頌更斷然無之惟小雅國風時或閒有合耳韓柳二公共爲雅詩氣味視古略近子美則風雅兼備但正少而變居多耳

今人身當其任不得不作頌體若平常吟詠看局面大小正須斟酌風雅二字

詠物詩有兩法一是將自身放頓在裏面一是將自身站立在旁邊詠物一體就題言之則賦也就所以作詩言之卽興也比也